

灵与肉的奇妙结合

我爱美丽的肉体。然而,使肉体美丽的是灵魂。如果有灵魂,肉体只是一块物质,它也许匀称,丰满,白皙,但不可能美丽。美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属性,人的美更是如此。当我们看见一个美人时,最吸引我们的是光彩和神韵,而不是颜色和比例。那种徒然长着一张漂亮脸蛋的女人尤其男人最让人受不了,由于他们心灵的贫乏,你会觉得他们的漂亮多么空洞,甚至多么愚蠢。

我爱自由的灵魂。然而,灵魂要享受它的自由,必须依靠肉体。如果没有肉体,灵魂只是一个幽灵,它不再能读书,听音乐,看风景,不再能与另一颗灵魂相爱,不再有生命的激情和欢乐,自由对它便毫无意义。

所以,我真正爱的不是分开的灵魂和肉体,而是灵与肉的奇妙结合。

情欲的卑贱和伟大

人有生殖器,使得人像动物一样,为了生命的延续,不得不要欲望的支配和折磨。用自然的眼光看,人在发情、求偶、交配时的状态与动物并无本质的不同,一样缺乏理智,一样盲目冲动,甚至一样不堪入目。在此意义上,性的确最充分地暴露了人的动物性一面,是人永远属于动物界的铁证。

但是,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人只有大脑,没有生殖器,会怎么样呢?没有生殖器的希腊人还会为了绝世美女海伦打仗,还会诞生流传千古的荷马史诗吗?没有旺盛的情欲,还会有拉斐尔的画和歌德的诗吗?总之,姑且假定人类能无性繁殖,倘若



名人博客 新浪网博客频道 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脱下明星的包装,走出名人的光环,卸下智者的头衔,也许,只有在日记中,“平凡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至少,是相对的真实……

完

那样,人类还会有艺术乃至文化吗?在人类的文化创造中,性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贡献决不亚于大脑。

所以,情欲既是卑贱的,把人按倒在兽性的尘土中,又是伟大的,把人提升到神性的天堂上。

性是自然界的一大神秘

生物学用染色体的差异解释性别的由来,但它解释不了染色体的差异缘何发生。性始终是自然界的一大神秘。

无论生为男人,还是生为女人,我们都身在这神秘之中。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了。想一想情窦初开的日子吧,那时候我们刚刚发现一个异性世界,心中洋溢着怎样的惊喜啊。而现在,我们尽管经历了男女之间的一些事情,对那根本的神秘何尝有更多的了解。

对于神秘,人只能惊奇和欣赏。一个男人走向一个女人,一个女人走向一个男人,即将发生的不仅是两个人的相遇,而且是两个人各自与神秘的相遇。没有了这种神秘感,一个人在异性世界里无论怎样如鱼得水,所经历的都只是一些物理事件罢了。

最优秀的男女是雌雄同体的

我认为,不应该否认两性心理特征的差异。大致而论,在气质上,女性偏于柔弱,男性偏于刚强;在智力上,女性偏于感性,男性偏于理性。当然,这种区别决不是绝对的。事实上,许多杰出人物是集两性的优点于一身的。然而,其前提是保持本性的优点。丢掉这个前提,譬如说,直觉迟钝的女人,逻辑混乱的男人,就很难优秀。

柏拉图讲过一个寓言:很早的时候,人都是双性人,身体像一只圆球,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后来被从中间劈开了,所以每个人都竭力要找回自己的另一半。我从中读出的寓意之一是,从本原上说,两性特质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因此,一个人越是蕴含异性特质,在人性上就越丰富和完整。

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最优秀的男女都是雌雄同体的,既有本性的鲜明特征,又巧妙地糅合进了另一性别的优点。周国平/文 诗人、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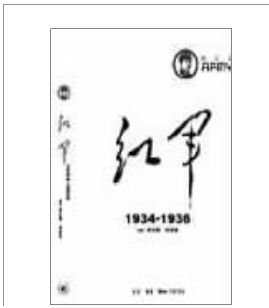
流散的红星

除了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军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也应载入史册。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流落到民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曲折而苦难的故事。他们昔日的战友、下级或上级均功成名就,成为将军、部长、省长,而他们却仍在乡村过着清贫的生活。

在长征途中,他们也曾是红军战士,也经历过一次次的冲锋拼杀、行军跋涉。由于战争的偶然因素,他们在与敌人遭遇时或被打散,或是受伤,或是因病掉队,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他们形单影只,萍踪浪迹,在村头寨尾、野岭荒山间东躲西藏,逃过了军阀和民团的搜捕,侥幸地回到了家乡或托迹在某一处偏远的异乡,隐姓埋名,安顿和生存下来。

他们在心底里牢记着这样的信念:“永不叛党。密藏证件。等全国解放,成立了联合政府,党和国家把你们接回来养起来。”他们把这些遣散证明书、党组织的介绍信和残疾证密藏在米缸里、墙板的夹壁层里,牲畜槽下被填埋起来的酒瓮里。然后,他们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春播秋种,与那些牵牛的、耕地的、挑担的、收割的农民并无二致。他们当中,或许本来就是农民,但是只要有了那段或短或长的红色革命武装部队生涯之后,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永远不再是那个普通的农民了。这些红军流散人员在红色中国诞生的前夜,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后,这些“掉队者”被认定为“红军流散人员”,简称“红流”。

这些人包括西路红军在



纪实文学 师永刚 刘琼雄 著 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病历、长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河西走廊失散的人员、正规红军失散人员、游击队赤卫队失散人员和地方革命人员等。国家及省民政部门曾专门发文规定,“红流”的范围是:“凡1937年7月6日以前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及在上述时间参加我党领导的脱产游击队,其成员因伤、因病、因战斗失利离队失散,经组织动员分散隐蔽或被捕、被俘,在离队后表现较好,没有投敌叛变行为者。”

如今这些流落民间的昔

日红军战士,已经极少有人能知道他们当年的故事。他们中的多数人,后半辈子都是默默地住在乡村,过着清淡甚至家徒四壁的生活。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区委副书记。当年,他打着绑腿,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布军装,站在祠堂前的桌子上,手臂忽上忽下,给乡亲们说“扩红”,说“平分田地”。年轻、精干、满腔热情,姑娘们向他投去钦慕的眼神。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列宁小学的校长,他手把手地教穷人的孩子们写“田、土、屋、衣”。每天,学校窗户里都冲出孩子们的吼唱:“什么是黑的?土中的乌金,富人的贪心!什么是红的?清晨的日,工农的血!什么是黄的?穷人的脸和身,富人的谷和金!”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西路军某部的连长,在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被马步芳的部队堵截,负伤被俘,逃脱后,辗转于甘肃、宁夏,打长工二十余年,其间几次想回家乡,可听说自己参军后国民党杀了他全家,1954年才回老家。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小脚姑娘,参加红军时才十来岁,加入了童子团,因为小脚走不动,跟不上部队,失散后再找到部队却发现已经没有女兵了,于是在当地嫁了人,做农民,种庄稼。……

1979年国家进行优抚大普查后,对“红流”人员给予定期定量补助,最初的生活补助费为每月6元,以后逐年提高。根据民政部门多次对红军流落失散人员进行普查登记,目前尚有接近八万“红流”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截至2004年10月)。

看望柯清

入冬的一天,钟庆东走在县城大街上。他去一家公司清账。因为是暖冬,刚刚下过的一场雪落地不久就化了,到处一片斑驳痕迹,水意淋漓,像是刚刚卸完无数海鱼的码头。钟庆东在躲避一辆疾驰而过的将要溅起雪水的卡车时,撞到了一个人撑起的雨伞上。两个人停了下来。

“是你……王姨。”钟庆东终于记得。是多年以前把柯清介绍给他做对象的那位工厂医务室里的王大夫。她问钟庆东:“你还好吧?”

“还好。”钟庆东说。两个人是多年来第一次见面,话题扯到跟他们彼此相关联的一个人身上就是极正常不过的事。“柯清离婚了,你知道吗?”王大夫问。“什么?这是多久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钟庆东非常惊讶。

“她结婚两年后吧,就离婚了。”王大夫说:“现在柯清一个人领着孩子过。”

“怎么会这样?”钟庆东问,他不知道为什么此时他还会用这样关心的口气询问:“她现在住哪里?”

“住在她结婚之初第二次搬迁的房子里。”王大夫欲言又止。“其实,柯清当初一直想等你的,等你退伍回来。可是她的父母不同意,硬给她撮合一个。唉,年轻的不懂,年老的还不懂么?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钟庆东心里乱糟糟的,他不想让王大夫看出他当年作为失败者以及现在有点儿幸灾乐祸却又高兴不起来的复杂的表情,推说有急事要办,就匆匆与对方告别了。一连两天,钟庆东都怅然若失。他心里萌发了有机会去



都市小说 于晓威 著 收获杂志友情推荐

高中三年,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钟庆东高考失败,自此两人断了联系。时光流转,他们再次相遇,半年后,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将为之后悔……

看一看柯清的念头,尤其是,每当他想起那天路遇的女大夫说的话——她其实一直在等你的——去看望她的念头就更加不可遏制。

过了两周的样子,这样的机会不约而至。钟庆东的一位朋友结婚,他前去参加婚礼,地点就在柯清家附近。钟庆东想,等会儿婚礼结束,他正好可以顺路去她家里看看。没想到在人群中碰见了她,大概是在出于邻居的情分吧。她正在院子里帮人烧饭。见到钟庆东,她愣了一

下,又低头去忙活。

过了中午,婚礼将要散去。钟庆东裹了一下棉袄,站在门外。柯清从远处走近,说:“不到家里坐坐么?”钟庆东想了一下,两个人脚前脚后进进了柯清家那低矮的平房。在院子里,钟庆东看见一辆二轮车,里面装着用大号油桶改制的烤地瓜那样的铁皮炉子,心里就明白柯清面临什么样的窘境了。

正是初冬,屋子里很冷,也许那是没有暖气的缘故。“孩子呢?”钟庆东问。

“上幼儿园了,全托。”柯清补充了一句:“平常日子我忙不开。”

钟庆东看见炕上摆着一个用木条钉成的简易手枪玩具,心里咯了一下。“我听说,你当初是一直想等我的。”虽然犹豫了很久,钟庆东还是这样说了:“我不信。”他有一点儿不平静,那不是因为他试图挽回什么,而只是他记起了失落和屈辱。

“是我父母当年不同意,硬要我和你分手的。”柯清缓缓地说:“如果我父母在这儿,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他们一年前都已经离世了,我不会违心把谎言栽到不在的亲人身上去。”

钟庆东怔了半天,他听懂了,叹了一口气,慢慢站起来,一步步走了出去……

钟庆东下次去柯清家的时候,给她买了一台电暖气,另给孩子捎带一些时尚玩具。过不多日,他再去的时候,看到玩具散在炕上,明显有孩子嬉闹过的痕迹,但是电暖气,仍旧放在墙角没被打开包装。钟庆东环视柯清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耗电的大功率电器,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从身上掏出一千元钱放在桌子上。

女人的心思

×月×日

看来老梁头是真的想包我。每回来了就不想走,收工了也不走,撵他也不走。就是走了也是站在巷口看人打麻将,要不就是跟人聊天,弄得我没心思再招呼别人。可又不能把话说绝,毕竟他是我为数不多的固定客户。很烦。

老梁头人不坏,没架子,也知道疼人。他是太孤单了才到我们这里找安慰的,他儿子媳妇一年到头也跟他说不上几句话。他儿子现在还没找对象,原因就是房子还没过户。他活成这样,也够难为的。

他说他真的喜欢我,我也相信。在他看来,像我这样的,能体贴的能说说话的,不多。他说他见我这个样子心里真难受,这话我就不信了,我要不是这个样子他能认识我吗?我对谁都不隐瞒自己下岗女工的身份,而且就是本地人。他说他原来是当老师的,而且还是个教授。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吧,他难过。他说:你跟我吧,我给你租个房子,我能养活你。他的要求只有一条,别再跟别人来往。这个要求不算高,可一个有过两次家庭经历的人明白,开头谁的要求都是不高的,谈恋爱的时候一般只要求上床。何况他只是包我,还不说娶我。

我还是这个态度,不说不行,否则他就不来了。他也就一周一次,挣他50块钱。我要是拒绝了,他不是连这点爱也得不到?这样想想也就心安理得,有点像等鱼上钩的姜太公。

我们沿河街也有竞争,我刚来的时候还受过排斥。那时肥肥常来搅和,我跟客人说什么她都插嘴,好像这就是她的



悬疑小说 曹征路 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死因不明。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两本笔记本。在她的日记中,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她的朋友阿红、阿月、肥肥,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死于何因?

地盘,我是抢了她的食。我当然不和她争,她一来我就让。老梁头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认识我的,他说我这个女人不寻常,跟她们不一样。

但沿河街的竞争不像后街那样凶。听说后街那边不是拉扯就是压价,结果大家都不落好。我们这边的做法是,按自然秩序来,大家心中有数。客人指着谁自然是该客人的,客人不指名,就按顺序一个一个地来。这样不伤和气,也能多挣点。今天肥肥突然和丈夫闹

起离婚来,哭天抹泪的,跟真的一样。我家回来迟了,没赶上打架场面,她们说是真打,两个人都头破血流。可我不相信,这两口子要离早就该离了,不用等到今天。

她男人叫强子,出来打工好几年了,高不成低不就,现在就在家吃软饭。一个男人混到这个地步本来就够窝囊了,可昨天夜里喝醉酒了,居然把阿月叫出来,说他喜欢阿月,阿月洋气肥肥老土,还掏出50块钱。阿月当然不能答应,就把肥肥喊醒了。这样两口子就黑夜闹到天明,早晨闹到傍晚。

见到我,肥肥又扑上来。肥肥说她不想活了,说要是离不成她一定去死。我看强子已经疯了,脑袋耷拉着坐在地上,大气不敢吐一口,就明白了七八分。可肥肥还是不放过他,说他俩从小青梅竹马马上小学就在一起了,临到结婚头一天她爹妈还不同意,为了他能出人地自己什么苦都吃过了,现在当婊子养活他他还不满足,还想着到外头去嫖!说人活到这个份上已经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说着就去抓锅铲子去砍他。那强子见她抓锅铲也不跑,就是把脑袋一缩身子一蜷装死猪。我赶紧扑上去拦,但见肥肥拿了锅铲子并不直接砍,还在锅沿上磕了几下,把饭磕干净了才去砍,又觉着动作有点怪。果然轻轻一拉扯她就蹲到地上了,然后号啕大哭。

这动作让我心里直颤,跟着眼泪也酸酸下来了。锅铲、粮食,女人,这就是女人啊。这就是女人的心思啊,不管是贵是贱,是苦是乐,心里始终贯穿着一道坝。她们永远走不出这道坝,她们怎么能不悲惨?